

楊雄集校注

〔漢〕揚雄著
張震澤校注

楊雄集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楊雄集校注 / (漢) 楊雄著; 張震澤校注.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10 (2011.4 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1467-0

I. 揚… II. ①揚…②張… III. 古典文學-注釋-中國-西漢時代 IV. I213.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9)第 052294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楊雄集校注

[漢] 楊雄 著

張震澤 箋注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cwen.cc

經銷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15.125 插頁5 字數311,000

1993年10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3次印刷

印數: 4,001-4,900

ISBN 978-7-5325-1467-0

I·741 平裝定價: 34.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繫

前言

校注本書既成，有幾個與揚雄及揚雄集輯錄有關的問題，順便在卷首向讀者作一些必要的說明。

一 揚雄生平

揚雄（公元前五三——公元一八），字子雲，西漢蜀郡成都人，漢書卷八十七有傳。漢書這篇傳記是班固全部移錄揚雄自序而成，沒有增改一字，故所記事實是比較可靠的。揚雄祖先出自周姬姓。不知西周哪位王的庶支有名伯僞者受封采地于晉之楊邑（在今山西洪洞縣東南十五里），稱楊侯，子孫即以楊爲氏。戰國時期，楊侯爲了避晉六卿之亂，舉家南遷至楚之巫山（即今四川巫山縣）。戰國末年，秦王發動了統一戰爭，秦始皇二十四年滅楚，二十五年秦統一天下。又十餘年秦亡，接着發生了劉、項大戰。數十年間楊氏不得安居，遂又溯長江而上遷到巴郡江州（在今四川重慶附近巴縣西）。漢初有楊季官至廬江太守。漢武帝元鼎年間，楊季避仇，再攜家溯江遷到蜀郡郫縣（即今四川成都附近的郫縣）。

定居于岷山之陽，有田一廛，有宅一區。古制一夫之田百畝，宅地二十五畝，菜地五十畝，統謂之一廛。從此世以農爲業，成爲一家小地主或自耕農。但人口並不興旺，自楊季至揚雄五世都是單傳獨子，所以他的家境最好也不過是僅能自給的孤族寡親的小地主。

揚雄之姓出于晉之楊邑，本來是木旁的「楊」而非手旁「揚」，不知何時改爲手旁「揚」。有人說是揚雄好奇，爲了區別于蜀地其他楊姓自己改的，其實此說沒有根據，並不可靠。據漢書本傳王先謙補注研究，因漢書版本不同，「楊」字隨之而異，如景祐本、汪本、毛本，「楊」「揚」二字雜出一篇之中，而明監本則皆改爲「揚」字了。本來作爲姓氏和地名的木旁「楊」與手旁「揚」，漢書全書往往通用。如揚州、明監本通作「楊」，不作「揚」。高帝紀之楊熊，汲古本則作揚熊。揚雄之姓出於楊邑，本應作木旁「楊」。一般認爲忽然改爲手旁「揚」是從明朝開始用了俗體字。明朝以前無作「揚」者。但數百年來已經成爲習慣，故本書亦用俗體，而不再回改。

揚雄生於漢宣帝甘露元年，卒於王莽天鳳五年，壽七十一歲。一生凡歷宣、元、成、哀、平及新莽五朝。在這五朝的嬗代過程中，一般是皇帝病弱，外戚擅權，政治變化劇烈。揚雄雖然爲人簡易佚蕩，清靜無爲，不汲汲於富貴，但也不能不隨政治變化而有升降浮沉。他的一生可分四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是他四十二歲以前未出蜀，在家讀書學習，在辭賦創作上初有成績的階段。他的家庭是一個孤姓寡親而能自給，不須求之外族的小康之家，所以從幼年就養成了他不勞動，不事生

盡，不辭言談，不喜交游，而好讀書深思、簡易佚蕩、不慕榮利的孤僻性格。在這四十多年中，對他影響最大最深的有兩人。一位是他的遠親臨邛 林閭翁孺（姓林閭，字翁孺，佚名）。此人很有學問，精於訓詁，多識奇字，掌握有輶軒使者上奏的方言資料，又與司馬相如同鄉，熟悉司馬相如辭賦和屈原楚辭。在他的影響下，這時揚雄依傍屈原離騷作了廣騷，又作了畔牢愁，悲屈原不爲世所容，自沉而死，作反離騷，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吊屈原。又以爲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曾作縣邸銘、綿竹頌、成都四隅銘等文。

另外一位對揚雄有影響的人是林閭翁孺的一位好友嚴君平。嚴君平精通周易、老子。在成都市上賣卜（給人占卦），常依著龜以忠孝仁義教人，日得百錢則閉肆讀老子，著有老子指歸一書。性方正，不作苟見，不爲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揚雄常來就教，故亦效嚴君平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後來又立意草寫太玄，都與嚴君平影響有關。

總之，這一階段是揚雄在宿學老師指導下讀書學習，爲以後的事業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是在辭賦創作方面達到成熟的階段。

二、自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一二）揚雄四十二歲自蜀來至京師至元延三年四十四歲，共約二年多時間，是揚雄生平的第二階段。

揚雄到長安是在此年冬十二月，先爲大司馬王商門下吏，王商奇其文，向成帝推荐。時有蜀人

揚莊爲郎侍帝，盛稱雄文似司馬相如，並誦其縣邸銘、王伾頌等文，帝好之，召爲待詔（參閱後附揚雄年表）。次年元延二年正月，帝幸甘泉，郊泰畤。三月，幸河東，祠后土。冬幸長楊宮，舉行大校獵，宿黃陽宮。此時帝每出行幸，皆使揚雄從行作賦。元延二、三年中，揚雄分別奏上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長楊賦四篇有名的大賦。後來左思寫三都賦構思十年才寫成。揚雄在約兩年之中寫了四篇賦，辛苦可知。他的青年朋友桓譚，著新論一書，記載一段故事：「子雲亦言：成帝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詔令作賦。爲之猝暴，思精苦。賦成，遂困倦小臥，夢其五臟出在地。以手收而納之。及覺，病喘悸，大少氣，病一歲。」由此可見作賦的艱苦程度到了何等地步。他主張賦應能起諷喻作用，實際上，作賦非但沒有起到這種作用，反而累得幾乎要了命。有人問道：「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見法言·吾子篇）此後他就不再作賦了。

這一階段雖然只有不到三年的時間，但却是揚雄辭賦創作最多、最成熟、成就最高的階段。四篇大賦代表了自司馬相如以後的新發展，也開拓東漢大賦寫作的新途徑。

三、第三階段。自成帝元延四年至王莽稱帝（公元八年）共十七年，爲揚雄一生的第三階段。

元延三年中四賦既奏，成帝大好之，乃除揚雄爲郎，給事黃門。漢代光祿勳屬官有議郎、中郎、侍郎等。郎的任務是宿衛侍從，出充車騎。中郎月俸比六百石。揚雄從此有了薪俸，解決了對家口生活的擔憂。黃門，本是未央宮的一個小門。門闔塗黃色，異於其他宮門。把郎官派在這裏，居禁

中給事。官位雖小，但接近皇帝，故爲榮寵之職。外戚子弟如王莽、劉歆、董賢等都曾做過黃門郎，也都從這裏發迹。但揚雄做此官後却另有一種打算。這裏對揚雄有一個極爲方便的條件，那就是天下郡國上計孝廉及有公務的官員來會京師時，常先在這裏候旨，正是揚雄搜集方言異語的好機會。所以揚雄就職後就上書成帝請求說：「我少小時沒有得到好好學習的機會，長大以後最愛內容廣博深沉文辭宏麗的文章。我願三年不要薪俸，並免除我值班和各種供應雜役，使我能够放心地在這裏自學自修，以便有所成就。」成帝下詔批准，不停薪俸，且令尚書省賜給筆墨錢六萬，并准揚雄到藏經典秘籍的石室去看書。這時揚雄四十四歲。劉歆也四十四歲，正典校石室秘書。年餘，揚雄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奏上，成帝大喜，就放心讓揚雄盡情在朝廷各處活動。於是揚雄帶着毛筆和四尺白油布，訪問各地來會者，並把方言異語記在布上，回去後再摘錄在木牘上，最後整理成方言一書。

揚雄爲黃門郎二十多年，中間成帝、哀帝崩逝。董賢、王莽先後各爲大司馬，位三公，尊貴顯赫。許多善吹捧詐譎諂諛之人造作符命，夤緣巴結，都做了大官，有的起家至二千石，而揚雄毫不动心，自甘淡泊，除著方言外，即在蘭台石室飽覽秘籍。

四、自王莽初始元年（公元八年）揚雄六十一歲至王莽天鳳五年（公元十八年）揚雄七十一歲卒，爲揚雄一生的第四階段，揚雄已經在年逾花甲以後，有子二人先後夭亡，他很傷心，兩次親自將愛子靈柩

送回成都，因而家境越來越貧困。門庭冷落，少有人來。他好飲酒，有幾位好學的人，有時帶了酒食登門問學。其中有一位鉅鹿人侯芭拜他爲師，從學太玄。王莽始建國元年（公元九年），揚雄六十二歲，以耆老久次轉爲太中大夫，薪俸略高而工作依舊。次年，劉歆的兒子劉棻有罪。因劉棻曾從雄問奇字，王莽派使者來捉人。揚雄正在天祿閣上校書，懼不免，從閣上跳下，幾死。王莽赦免他，等他病愈，仍爲大夫。始建國五年（公元一三年）王莽姑母新室文母皇太后死，莽詔雄作誄，時雄六十六歲，不敢違命，作元后誄，稍後又作劇秦美新。後五年天鳳五年（公元一八年），揚雄七十一歲，卒於長安。他的好友桓譚爲之治喪，學生侯芭負土作墳，葬於漢惠帝安陵園內，號曰玄冢。一代學人從此長眠地下。

二 揚雄集的輯錄

揚雄是我國古代學生從事著作的學者和作家。他的作品可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成書，包括太玄、法言、方言（舊題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蜀王本紀等，散篇有賦、頌、箴及上書等數十篇。這些至今尚保存着的書箴，在他生前就流布甚廣，爲時人所重視。不但當時漢成帝好其辭賦，即如和他同朝共列淵懿博雅的大學問家劉向、劉歆父子也都十分欽服。劉向典校秘書，撰寫別錄，著錄了揚雄太玄（別錄已佚，此見補校漢書音義引）。劉歆繼承父業，復領校秘書，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於六藝

路中著錄了揚雄訓纂，於諸子略中著錄了「揚雄所序三十八篇，計太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其中樂四篇今亡）於時賦略中著錄了揚雄賦十二篇。（劉歆七略已佚，此見漢書藝文志）劉歆撰寫七略時又曾寫信給揚雄索取他的方言。看來劉向、劉歆父子編著羣書目錄，對於揚雄的著述非常重視，凡所見到的都已入錄，未能討得方言，實在遺憾。

至於揚雄的好友桓譚，門人侯芭都十分景仰他更不必說。如桓譚新論記載譚與張子侯一段談話：「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乃貧如此！』吾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

王充論衡講瑞篇亦記桓譚語曰：「桓君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不聖也。』子雲曰：『誠然。』」由此可見前後漢人直以揚雄爲聖人，他們是如何地心悅誠服！

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皆不立集錄、集略，可知西漢還沒有編輯個人專集的風氣。圖書目錄之有「集部」，大概始於南北朝梁處士阮孝緒之七錄。七錄體裁是根據七略而略加變化，其分部題目曰：「一、經典錄，紀六藝。二、記傳錄，紀史傳。三、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文集錄，紀詩賦。五、技術錄，紀數術。六、佛錄。七、道錄。」（七錄全書已佚，此見隋書經籍志）但七錄文集錄收有什麼文集，今不可知。至唐修隋書經籍志始分圖書爲四部，四部界限分明，對於揚雄之書，方言屬小學，入經部。訓纂

早已併入三蒼，三蒼亦屬小學，入經部。蜀王本紀入史部。法言、太玄入子部。另有漢太中大夫揚雄集五卷則入集部。這是揚雄集最早見於著錄者。但不知本集是何時何人所編。按隋志後序說：「別集之名蓋漢東京之所創也。白靈均（屈原）以降，屬文之士衆矣，然其志尚不同，風流殊別，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故別聚焉，名之爲集。」試看隋志集部著錄以楚辭十二卷爲始。此書正是東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爲一篇並敍而注之，證知別集起東漢之說是對的。王逸之書錄楚辭，有劉向，獨不錄揚雄，究其原因，最大的可能是那時已有揚雄集通行。

隋志這部揚雄集，唐代尚存，兩唐志均有著錄。至宋已經散佚。有譚愈者取漢書及古文苑所載雄文四十餘篇仍編爲五卷，是爲重編本。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揚子雲集五卷，漢黃門侍郎揚雄子雲撰，大抵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所言蓋即此本。明萬曆中，遂州鄭樸又取太玄、法言、方言三書及類書所引蜀王本紀、琴清英諸書與諸文賦合編之，釐爲六卷，而以逸篇之目附卷末。此爲新編全集之本。清修四庫全書即用此本。

最初的想法，原擬通揚雄散篇及成書太玄、法言等合編而校注之，並以四庫本爲底本。後來根據出版社的意見，改變了主意。因文人別集例不收成書，遂決定本集只收散篇而捨成書，惟蜀王本紀僅存片段，不成章節，姑入集中。

揚雄雜文之輯錄，如上所述，唐宋以前之輯本不復可見，明人重輯，除專集外，有梅鼎祚西漢文

紀、張采歷代文鈔，均不收歌賦。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以張衡漢魏六朝七十二家集爲藍本，而以馮氏詩紀、梅氏文紀補綴成書，其中有揚雄集、且收歌賦，但其書踳駁多誤，不可據。清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綜合諸輯，較爲完備。故本書即據嚴輯覆查出處，刪其不當，補其缺遺，凡得五十七篇，可說是揚子雲集最完備的了。即據以詳加注釋校勘，也敢說是自有雄集以來注釋校勘之最詳審的了。當然，這都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取得的成果，要達到最完美的程度，還有待於今後的努力。詩云：「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我想只要不懈努力，一定會達到目標。

三 前人對揚雄的評論

前人評論揚雄，多着眼於他的太玄、法言等學術著作，在他生前就有兩種相反的評價。例如太玄，劉歆嘗言：「可覆醬瓿。」桓譚則以爲超越諸子。張子侯則言：「揚子雲，西道聖人也。」又如法言，班固漢書揚雄傳詳著篇目，可見其重視。宋司馬光探諸儒之說爲集注，又作潛虛以擬太玄，也說明司馬氏是極尊許這兩部書的。但自程頤開始說兩書「蔓衍而無斷，優柔而不決」，蘇東坡評爲「以艱深之詞，文淺易之說」，朱熹作通鑑綱目更特筆大書「莽大夫揚雄死」，從此揚雄的人品著作遂皆爲儒者所輕。大抵北宋以前尙被譽爲孟、荀之亞，北宋以後乃多被訾議。譏譽不同，大概應受兩種錯誤觀點的影響。一是認爲他喜好仿古；二是晚年爲大夫依附王莽，背叛了漢家正統。如果我們能

比較客觀地看問題，就能得出較為正確的結論。

關於仿古問題。漢書本傳說他「恬於勢利，實好古而樂道，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莫善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仿依而馳騁云。」可見所謂他的仿古，並非爲奴爲僕，亦步亦趨。而是要超越前人，壓倒古典，故擇古籍之尤卓著者而以己意重作之。其雄心壯志是可欽佩的。文學發展有一條規律，叫做繼承遺產，推陳出新，揚雄所爲正符合這條規律。若視其爲一味模仿，顯然不當。

關於王莽篡漢，揚雄附合問題。王莽在篡位改政之前，其學行確曾予社會各階層以好的印象。他少孤貧，折節恭儉。及爲大司馬，任用賢良。其子王獲殺奴，即令其自殺償命。平帝時，郡國大旱，民流亡，他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又諷公卿二百三十人獻田宅以救貧民，派使者捕蝗救災。爲宰衡時，徵天下通知逸經、古紀、天文曆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詣京師，至者數千人。後又起明堂、辟雍，益博士，爲學者築舍萬區。這些舉動即使是假象也罷，在當時都是很得人心的。揚雄抱有濃厚的儒家思想，對王莽也持有幻想就毫不奇怪。而且王莽淫威，子雲憎畏，故有投閣幾死之事。所以在王莽稱帝之時奉命寫了元后誄、劇秦美新之文，也是不足怪的。至於王莽最後失敗，則在於託鬼神，搞符瑞，復古倒退，引起了農民起義和劉氏乘機反對。

不過這些都在揚雄作賦以後，不及引起改轍罷了。

二事既明，下面談談他的文學成就。

他的文學成就，主要在於辭賦。他的四篇大賦，前已言及。四賦的創新之處，首先在於建立了漢大賦的一種蘊藉風格。以前的大賦多抒情言志之作，故其文華比較恣肆。他的四篇賦是寫給皇帝看的，意在諷諫，故詞多隱約，意旨深婉。劉勰評論說：「理瞻而辭堅。」我們可以稱為賦的蘊藉派的濫觴。

其次，對大賦體制的突破。過去的大賦，自枚乘七發以降，多用賓主問答形式，後來竟成為定格。子雲四賦打破了這個成規，開門見山，給人以清新之感。羽獵賦開頭設為或人之問，然後駁之以發議論，但這與賓主問答之體不同。這是設問以為引起，從反面取勢而漸深入，是司馬相如賦所沒有的。

第三，至於練字遣詞亦有特點。他的賦確有「文辭艱深」的毛病，這是因為他掌握的奇字多而又追求「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的結果。但有的地方練字選句却顯得極有功力。如長楊賦的「磬輶輻，破穹廬，腦沙幕，饒余吾」，四個動詞非常切當而堅定。而且三字為句，連用四句，音節短促，極為傳神。其描寫處往往多用古怪的字，而敘事處則常用淺文言。如蜀都賦敘當地物產說：「筒中黃潤，一端數金，雕鏤鉅器，百伎手工。」幾句平常無奇的話說盡了蜀地工藝之精妙。

第四，對四言體小賦有所發展。揚雄以前賦家多寫騷體賦，故騷體賦較盛，而四言體賦望塵莫及。說理如酒賦，逐貧賦，解嘲，解難，對四言小賦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酒賦是一篇詠物賦，最早的詠物賦有屈原的橘頌，其後鮮有繼者。漢代早期有劉安的屏風賦，真偽尚有問題。卽令是真的，其內容單薄，遠不如酒賦之託意弘深。賈誼鵬鳥賦與揚雄逐貧賦體制相類，但鵬鳥賦重在說理，逐貧賦則融說理、描寫、抒情爲一體，手法多樣，內容也豐富得多。至於解嘲、解難，皆緣事而作，在形式上可能受了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這兩篇皆語言清利，很少奇文怪字。因爲是自由言志，便顯得特別活潑。揚雄所有的賦作，至少有兩種不同的風格體式，一種是莊嚴鄭重，帶有廟堂氣氛的大賦，一種是自由抒情言志的小賦。大賦尙典雅古奧，小賦則淺近自然，有時帶點幽默情趣，二者都能極盡形容刻畫之能事，不能不承認是自司馬相如以來在賦體藝術上一種較大的進步。

第五，值得一提的是他創造了一種新文體——「連珠」。文心雕龍雜文篇說過：「揚雄覃思文閣，業深綜述。碎文瑣語，肇爲連珠。」文章緣起也說過：「連珠，揚雄作，是連珠非始於班固也。嗣後，潘勗擬連珠，魏王粲倣連珠，晉陸機演連珠，宋顏延之範連珠，齊王儉之暢連珠，梁劉孝儀探物作體連珠。」什麼是連珠呢？昭明文選演連珠李善注引傅玄敘連珠曰：「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五臣注張銑也說：「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諫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

揚雄連珠，今存殘篇，確實都是諷諭之辭。可以想見，諷諭而不直說，是他的一貫作風。東漢以來效倣者甚衆，著名的有杜篤、賈逵、班固、傅毅、劉珍、潘勗等。文心雕龍批評他們：「欲穿明珠，多貫魚目。」似乎他們的作品都趕不上揚雄。可見，「連珠」不但爲揚雄所創始，而且對後世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信筆寫來，前言不覺逾數千言，未免東方朔大言絮叨，然仍有數語不能不略陳於後。

此書之成及出版問世，主要得力於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在此謹表感謝！

書前插圖，四川綿陽子雲亭及亭前子雲雕像，是成都大學謝宇衡教授和綿陽市人大常委會嚴代澤副主任費心攝贈，亦一併致謝！

揚雄造像係採自鄭振鐸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第一冊第九十五頁的插圖（原未注明出處）。書的例言中曾聲明：「爲了搜求的困難，如有當代作家要想從本書插圖裏複製什麼的話，希望他們能够先行通知作者一聲。」鄭先生逝世有年，但他的意見自當受到尊重；今已長眠不聞，惟有默謝以慰之而已！

本書中十二州箴及百官箴的注釋和校勘，係小女張佳音、婿張治政二人寫成初稿。不宜埋沒，亦著其名於此。

此書三年前寫成，至今方補寫前言，復因腦病未愈，未能逐篇逐字複查複閱，其中缺點錯誤一定不少。希望讀者隨時摘瑕糾謬，並賜教言，以便將來改正。

在校注此書過程中頗多感受，成詩一首，以爲結語。詩曰：

鉛槧辛勤愧子雲，遍搜羣書輯遺文。四賦堪與相如敵，二言前更無古人。自有精思出衆者，劇美之間見初心。世俗多誣常耳食，「倣古」「附莽」非確論。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張震澤記於遼寧大學海北館南窗下

時年八十一歲